

桃力民烽火红色回响



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慧丰 张涛 苗佳乐

盛夏的鄂托克草原，日光如金箔般铺满大地，草浪在热风里翻涌成绿色的海洋，空气中浮动沙蒿与牧草混合的清香。

木凯淖尔镇的山梁上，“桃力民抗日根据地陈列馆”几个红色大字在骄阳下熠熠生辉，远远望去，那尊《三牛拉汽车》的雕塑静静伫立在广场中央，锈红色的金属车身爬满时光的纹路，3头耕牛弓着脊背奋力向前，牛角抵着车辕的弧度里还藏着当年的沙砾，宛如一位沉默的史官，将80多年前的烽火故事凝固成永恒的剪影。

触摸雕塑冰冷的底座，指尖能感受到金属上凹凸的痕迹，每一道沟壑里都嵌着风沙冲刷不去的记忆。

1937年那个夜晚，日军骑兵护送的车卡正停靠在桃力民村的院落里，车斗里的三八式步枪还泛着冷光。时任桃力民自卫军参谋长的韩是今带着6名队员，借着沙丘的阴影摸到院墙下，“轰隆”一声手榴弹炸响，睡梦中的敌人慌乱成一团，来不及开动汽车，仓皇逃回杭锦旗营盘。第二天清晨，自卫军用3头耕牛拉回了那辆汽车。

硝烟散尽后的清晨，阳光照亮了卡车残骸旁的弹壳，也照亮了桃力民作为抗日枢纽的隐秘脉络。这场奇袭缴获的不仅是一辆卡车，更让这片土地的红色坐标愈发清晰。

展厅里，耕牛拉回鬼子汽车的故事被塑成一幅图画，正无声诉说着更宏大的叙事。

“瞧这张泛黄的地图。”讲解员王芳的指尖划过展柜里的文物，红漆标注的“桃力民”在地图上如同一枚跳动的火种，80多年前，这里是连接陕甘宁边区与草原的秘密要道。日军进犯鄂尔多斯大草原，目的是进入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腹地，而桃力民位于鄂托克旗、乌审旗、杭锦旗交界处，也是日军进犯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地。

细腻的讲解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烽火连天的记忆闸门——1938年1月，日军指挥伪蒙军500余人踩冰过河占领杭锦旗王府，炮火的阴影笼罩着桃力民。就在这片土地上，共产党人竖起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旗。

展厅转角处的全息投影正在重现当年的场景：眼看要将日军打退的新三师发起了总攻，背景是滔滔黄河，滚滚硝烟，远处千军万马奔涌而来，与地面塑形中冲向敌人阵地的战士融为一体。耳边传来振奋的冲锋号和黄河涛声，昏暗的光影中，抗战硝烟穿越历史扑面而来，让人在震撼中重温草原上那一抹最动人的“红色”，仿佛亲身参与了这场大快人心的战斗。

沿着陈列馆后身的道路前行，桃力民小学的青砖教学楼在白杨树树下格外醒目。这所始建于1933年的学校，当年曾是中共绥蒙工委开展斗争的秘密据点，如今青砖墙上仿佛还留着“抗日救国”的斑驳字迹，风拂过窗时，隐约能听见穿越时空的琅琅书声。

1956年，桃力民小学少先队员们怀着赤诚之心，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副主席写了一封信，并寄去两条亲手缝制的红领巾。7月16日，全校师生收到了来自南海的回信——中共中央办公厅受毛主席、朱副主席委托，不仅带来了亲切的勉励，还随信寄来两位领导人的6英寸照片各一张。朱德副主席特意赠送给少先队员80余册画报。

时光荏苒，2018年5月18日，桃力民小学少先队员们再次提笔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。他们向总书记汇报了学校的发展变化，讲述了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基因的决心。6月13日，全校师生以万分激动的心情收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回信。

这两封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回信，不仅是对孩子们爱国情怀的肯定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，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深切关怀，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传承红色基因、努力学习、报效祖国的信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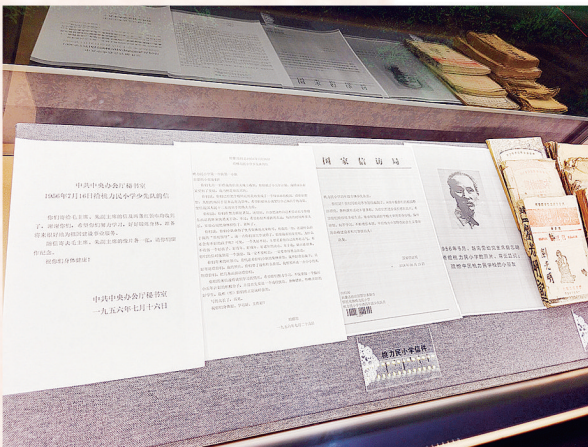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桃力民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展厅内，灯光柔和而明亮，照亮了墙上幅幅珍贵的照片和一件件承载历史的文物。一个个身着校服的小小红领巾，站姿挺拔，眼神坚定，正饱含深情地给前来参观的弟弟妹妹们讲解校史。他们的声音虽然稚嫩，却充满了力量，将那些红色故事娓娓道来，让每一位聆听者都深受感染。

从当年的秘密据点到如今的红色教育基地，从给毛主席写信到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，从老一辈的革命先辈到新一代的小小宣讲员，红色的火种在桃力民小学这片沃土上不断传递，生生不息。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孩子们前行的道路，也让这片土地上的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。

暮色四合时，远处的草原上传来夜牧人的歌声，混着风车塔转动的嗡鸣，像一首跨越时空的摇篮曲。红色的火种，正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，照亮走向未来的路。



桃力民小学遗址照片。



跨越半个多世纪，桃力民小学学生两次给党中央领导人写信，汇报工作生活。



传承红色基因。

上房瞭一瞭，瞭见王爱召

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金咏 张涛 郝鹏

“上房瞭一瞭，瞭见个王爱召，二妹妹捎来一句话，要和喇嘛哥哥交。喇嘛哥哥人才好，花眉生眼秀脑脑，二妹妹怀里旺火火烧，一心要和喇嘛哥哥交……”

这首名为《王爱召》的漫调民歌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传唱度极高，可谓家喻户晓。此外，它也被叫作《喇嘛哥哥》《上房瞭一瞭》《瞭见王爱召》，这首歌曲历经百年，仅仅依靠民间的口口相传流传至今。随着年轮的变迁，唱词也在不断更新。

通过歌词可以得知，王爱召曾是多么伟岸高大、引人注目，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眺望到。而当地群众在世代传唱中，好像真的可以看到那座神圣、显赫的王爱召。

那么，曾经鼎盛一时的王爱召，如今何在呢？

7月末，采访组一行从达拉特旗政府所在地树林召镇驱车30公里，来到了位于王爱召镇王爱召村的王爱召遗址前。眼前的遗址却只有一方宽阔的院落，院中杂草丛生，四周是新修的围墙，正立面有一座文保碑，碑身记录着王爱召于明万历三十四年兴建，清廷赐名“广慧寺”，后因鄂尔多斯领主博硕克图济农后裔受封郡王，俗称“王爱召”。原有山门、钟鼓楼、四大天王殿等，藏式建筑259间，喇嘛住房282间，居伊克昭盟寺庙之首。1941年毁于战火。通过散落在院中的残砖碎瓦和一两处断壁残垣，仍可窥见这里曾经有过寺庙建筑，可除此之外，其他地方均已为民宅，曾经辉煌的寺庙早已荡然无存。

王爱召的毁灭是由日本侵略军一手造成的。这其中的故事还得从“宁夏二马”讲起。

1928年秋，宁夏马鸿宾、马鸿逵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影响下，率部归顺马玉祥的国民联军。1929年5月，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后，宁夏“二马”为保存实力，率部背叛冯玉祥后投靠了蒋介石。1930年中原大战后，马鸿宾部被改编为新编第7师，马鸿逵部被改编为第35师。1933年，宁夏“二马”所属部队奉命对调部队番号，马鸿宾部的第35师改称第35师。

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国民党军以马鸿宾部的第35师扩编成第81军，隶属国民革命军第17集团军。马鸿宾任军长，下辖第35师（马鸿宾兼任师长）和独立第35旅，马献文任旅长。该军组成后，驻防在绥西地区。1939年4月，马鸿宾升任第1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。该军所属部队编制不变。同年秋至1942年初，该军从绥西移防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的黄河南岸，主要担任黄河河防的守备任务。

早在1928年，内蒙古地区成立绥远省，并根据地理位置，将绥远省分为绥中、绥北、绥南与绥西4个区域。绥中指归绥以东至察哈尔省的广大地区；绥北指绥远省北部乌兰察布盟一带；绥南一般指黄河以南、陕西省以北地区，主要包括伊克昭盟地区；绥西则指包头以西至宁夏之间的区域。

1937年10月，日军攻占归绥，建立伪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”，此时只有绥西、绥南部分地区尚未沦陷，并且战略地位尤为重要。为保卫绥西、绥南地区，1938年至1943年间，宁夏军队与日军进行了长达5年的艰苦作战，在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斗、牺牲数千人后，最终将日军阻挡在黄河以北地区，打破了日军占领宁夏、攻占西北、阻断西北国际线的图谋，而其中的绥南抗战就包括这场新民堡—王爱召之战。史料记载，在绥南抗战期间，宁夏军队担负起将日军阻挡在黄河以北地区的防守任务，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在当地人口述中了解到，为彻底毁灭王爱召，1939年，日本侵略军曾多次派特务进行过专门调查。1940年夏，日本侵略军在伪蒙古军第4师的配合下，与驻扎在新民堡（今达拉特旗）的马鸿宾第81军发生战斗，败退后的国民党部队移防王爱召，在其附近构筑工事，修建炮楼。

1941年2月9日，驻扎在包头的日军小岛部队，出动80辆卡车的步兵，在坦克车、装甲车、飞机的掩护下，从包头银匠窑子（今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）过黄河直奔王爱召。在距离王爱召不远的西社、刘大营子、东三座茅庵等地，架起重炮，从下午4时开始，对王爱召进行轮番轰炸，国民党军队一直抗击到天黑，却也无法坚守，遂趁夜悄悄向南撤退。次日，日军占领王爱召，赶走了寺庙里喇嘛和周围的百姓，紧接着便开始疯狂抢掠，80辆大卡车不分昼夜抢运，将召内各种金佛玉像、经卷宝器洗劫一空。

这场洗劫一直持续到18日清晨，日本侵略者开始在召庙各建筑上浇上汽油，在僧房里堆上干草，燃起大火，放火焚烧了王爱召，大火一直烧了半个多月，雄伟壮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宗教中心，已存在了300多年的王爱召，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。

1941年9月，王爱召的大喇嘛曹德纳木化缘、化布施等，筹集资金，在王爱召遗址西侧1公里左右的地方建了一座规模较小的寺庙，并把达拉特旗塔并召的佛像、法器、经卷等移到这里，继续进行宗教活动。令人可惜的是，这座小庙之后一度被毁。

2015年，内蒙古东达集团根据达拉特旗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需要，决定投资重建王爱召，让这个在鄂尔多斯地区影响深远的召庙重现荣光，更要让人们记住那段历史，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毁灭民族历史文化、残忍杀害无辜群众的累累罪行。

在距离王爱召遗址不远处便是新建成的“小召”。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，采访组一行走进寺内，参观了重建后的诵经堂、大雄宝殿、禅房等建筑，这座新建成的召庙建筑依旧为藏汉结合风格，建造样式参考了历史上的王爱召建造形式。在“小召”的南侧，一座被称为“大召”的更大规模寺院正在建设当中。

“上房瞭一瞭，不见了王爱召。日本鬼子恶火烧，从此瞭不见王爱召。”由于时代更迭变迁，以及不同群众传唱时融入的自身情感与生活感悟，《王爱召》也出现了不同版本。曾经单纯围绕男女爱情的质朴唱词，在日寇侵略的阴霾笼罩后，有了质的升华。当年那场熊熊大火吞噬了王爱召，也烧进了百姓的心窝，它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，而是成为凝聚民众、铭记国耻的精神纽带，让每一个听到的人，都能从这质朴却有力的词句里，感受到先辈们对和平的渴望，对被破坏家园的痛心，以及对侵略者永不磨灭的愤慨。

风吹过草尖，仿佛还能听见1941年的炮火余响。但更多时候，入耳的是学堂里的琅琅书声，是乡野阡陌间的欢声笑语，还有那首经久不衰且婉转悠扬的《王爱召》。它唱出了底层百姓对自由的向往、对和平的渴求，以及对爱情与幸福的坦荡追求与炽热坚守。

过去这片曾被战火灼伤的土地，如今用丰收的喜悦抚慰着过往，那首民歌也已化作守护家园的力量。这里没有硝烟与战火，有的是一代人对“和平”二字最踏实的注解，守着烟火人间，护着岁月安稳，让希望在这里扎根生长。



王爱召遗址。